

论历史虚无主义的数智化叙事转向及应对路向

董敏 张士海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赋能,实现其话语叙事的数智化转向,呈现出“人机协同”速便化生产与弥散效果裂变化潮涌相结合、信息“泛众化”流播与用户“靶向化”数字识别相结合、多维场景立体化呈现与智能叙事感性化融渗相结合、“拟态环境”下的内容碎片化渗透与方式新颖化吸引相结合等新表征。经此转向后,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智”成虚假的外衣面纱、“智”造混乱的历史记忆,而且“智”碍坚定的理想信念,销蚀矢志民族复兴的定力。为此,新时代要实现对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理论批判和实践匡正,必须要强化理论武装,锤炼辨识叙事转向面目的过硬本领;提升技术素养,窥察思潮与数智媒介勾连的内在机理;拓新宣教渠道,构建数智型态的历史景观感召范式;健全软硬机制,营建清朗气正的数智意识形态主阵地。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话语叙事;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23)8-0063-06

近年来,在“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赋能,综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物联网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现话语叙事的数智化转向,在抖音、微信、微博、快手等数字化媒体平台上大肆弥散,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展开了精准化的渗透。对此,深入探析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基本样态及现实危害,并提出有效的治理路径,对新时代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遏制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和分化图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蕴。

一、样态呈现: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主要表征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5G通信等为技术支撑转战媒介智能化场域,实现数智化叙事转向。这种叙事新转向在其信息生产、传播模式、呈现方式、内容形式等多方面呈现出新样态、新表征,更具迷惑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一)“人机协同”速便化生产与弥散效果裂变化潮涌相结合

大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颠覆性重构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信息生产主体、传播载体和传播效果,实现“虚无”信息的速便化生产和裂变化传播效果的统一。一是信息生产方式呈现“人机协同”速便化生产。“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智能化算法技术为基础的写作机器人成为现实,机器学习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社会领域中。”^[1]依托于承载着开发者思想理念和价值倾向的智能机器,算法推荐等技术赋能话语权,这进一步延拓了意识形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思政课教学中社会思潮辨析引导研究”(项目编号:21SZK10422001)阶段成果

态话语的生产主体,提升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信息化协作力、数据化决策力、可视化表达力,使得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实现了向“人机协同”模式的过渡。历史虚无主义以文本挖掘、信息聚类等人工智能算法为武器,通过对海量数据和信息进行排序、筛选、分类、过滤等方式,在网络上大量制造并散布虚假消息或恶意谣言,对主流思想进行抨击,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便捷性。智能机器人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家”联合创造,炮制自我术语,从而使“虚无”话语的生产更为高效、便捷。二是传播效果呈现裂变变化潮涌。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互联网的传播速度与影响都呈指数级增长的态势。在“媒体融合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虚无”信息的扩散途径变得愈加丰富、多样化。历史虚无主义利用智媒平台的开放性、即时性、隐蔽性等特征,通过学术、政治、娱乐、艺术等多重话语形态不遗余力地攻击“四史”,使虚无主义话语流在多中心N次网状传播中实现核裂变式、纵深式扩散。同时,智媒圈层化传播易引发网络群体走向非理性的极端。在裂变式传播中,智媒圈层化将原本分散各地的人集聚起来建构起喧嚣的网络舆论场,使网络民意演变为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负面舆论,甚至在像诸如微信群之类的封闭网络空间里,肆意讨论那些突破道德与法律底线、毫无历史根据的话题。这样一个“圈层”型封闭空间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的“回音室”,在不正确思想观念的引诱下极易形成挑唆对立、干扰舆论等现象,从而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利用网络社群效应在“偏见共同体”中实现迅速扩散的纵深化传播效果。

(二)信息“泛众化”流播与用户“靶向化”数字识别相结合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信息数据的传播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政治生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较之传统叙事的思想教育和信息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智技术和智媒匿名交互的特性不断优化信息传播结构和信息发送精准度,短时间内即可将其观点以“蝴蝶效应”式的传播方式散发辐射。一是传播方式趋向“泛众化”流播。在媒介智能化场域中,历史叙事的话语门槛不断降低,数字技术、代码、算法实现了单点对多点的群际传播以及点对面的广播式大众传播,

特别是在“人人皆为自媒体”的条件下,网民的数量更是不可小觑。这些人中,既有诱导煽动的“网红”,也有“喧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活动更自由、更隐蔽、更具个性化。这一传播结构模糊化传播主体与受众客体的边界,人人均可在转发、编辑、点赞、互动中参与到历史虚无主义信息的传播中。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网络传播特点与网民猎奇心理和思维特征,在高流量、高转发、高评论中不断扩散恶意炮制的错误舆论话语,挑唆蛊惑受众,极大弱化民众政治信仰。二是推荐方式采取用户“靶向化”精准识别。不同于以往无序化和随意性的数据生产模式,智能技术的不断嵌入有效营造出历史虚无主义偏见数据同质化循环的致瘾机制。在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智媒平台依托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数字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画像”的分众化和个性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大数据和云推荐技术的智能辅助,对用户的思想轨迹和感性偏好进行精准捕捉和数据整理,再通过不断发送“私人定制化”内容来强化用户黏性,最终导致用户沉浸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算法陷阱”。这种“靶向化”的算法推荐技术,使受众被束缚于“信息茧房”^[28],并通过“过滤气泡”使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宣传难以到达用户移动终端,极易弱化网络民众的理性思考能力,使其价值观固化、极化,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拥趸。

(三)多维场景立体化呈现与智能叙事感性化融渗相结合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智媒技术打破传统网络意识形态的二维呈现方式,在多维场景中更感性化、具象化地智能叙事,从而更隐匿地表达其虚无意图。一是实现叙事场景的多维化立体呈现。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VR/AR/XR、人机交互和语音识别为代表的智能技术与穿戴式设备以其超强社交、深度沉浸与自由创造的功能打破了传统网络意识形态的二维呈现方式”^[29],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体验的互动应运而生,智能化叙事呈现的“在场感”持续提升。虚拟实境(灵境技术)可以将现实场景与虚拟场景合二为一生成虚实并存的智能场景,从而实现全场域的具象化呈现,为用户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在立体化的传播环境

下,历史虚无主义能够更加敏捷地感知、获取场景要素,使大众在视听享受、图文阅览、网游冲浪等极度逼真的体验中自发形成虚无观点,从而进一步扩散恶意炮制的热门话题和敏感问题,使得历史虚无主义的隐性渗透更加肆无忌惮。二是智能叙事更加感性化、隐匿化。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系统化、整体性、抽象性、有逻辑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依托于智能算法、知识图谱、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赋能,历史虚无主义裹挟声音、图像、影像、音乐、动画等感性叙事介质不断渗透和传播,在抖音、快手、腾讯等平台利用极具情绪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的短视频、影视剧、搞笑段子营造充盈自身价值旨趣的在场体验,从而以感性化的视听文化实现无痕迹渗透,使直观化、具象化、感性化的智能叙事成为可能,这就进一步契合受众感性化的情感需求和心理满足。特别是依托于智媒平台立体化塑造出意识形态的生活化状态,绞尽脑汁挖掘反面历史人物的“文化细胞”和情感因素,从“晓之以理”到诉诸“感情牌”,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在感性化、隐匿化的智能叙事中实现虚无意图。

(四)“拟态环境”下的内容碎片化渗透与方式新颖化吸引相结合

数字时代下,海量零散的消息如潮水般涌向社交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在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中将其观点碎片化隐匿于新颖的包装中,使用户在“精神满足”中不自觉地接受其虚无观点。一是“拟态环境”下内容碎片化浸透。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使传播渠道过剩、传播内容爆炸,碎片化与无序化的网络信息直击用户。历史虚无主义在“拟态环境”中极力拒绝宏大叙事和历史规律,打着假设历史、重释历史的幌子将短、平、快的碎片化内容深度嵌入智媒平台的图、文、声、像中,借助“语境暗示”话术和情感传播技巧,以边缘话题和琐碎细节这种“小叙事”的讨论来颠覆整体真相,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图景中解构人们对主流历史观点的认知。特别是主动聚焦于热点话题,制造噱头,趁机鼓噪舆论情绪,如借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虚化”“神化”“丑化”毛泽东形象,妄图以此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意图。二是使用新颖化的形式包装。

历史虚无主义在数字平台和智媒场域注重扩大智媒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采用多样化的形式进行粉饰和包装,通过小说在线、历史微课、短视频等形式进行传播,使用户在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刷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趣闻轶事”。特别是聚焦于青年一代这一网络“原住民”,趁机将改编裁剪后的历史事实隐藏在流行歌曲、表情包、幽默段子中进行兜售,以强烈的感官刺激使其获得“精神愉悦”,以达到迷惑、毒害青年的目的。

二、危害释析: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负面效应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进行乔装打扮后,不仅给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and 冲击,而且极易消解网民正确历史观的形塑、消蚀矢志民族复兴的定力。为此,必须要从其“智”成虚假的外衣面纱、“智”造混乱的历史记忆、“智”碍坚定的理想信念等方面,深刻剖析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负面效应。

(一)直接危害:“智”成虚假的外衣面纱,增大甄别和揭批的难度

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叙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向以后,相较以往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这无疑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是增大甄别难度。历史虚无主义“智”成虚假的外衣面纱,呈现出更具迷惑性的“症候”,既在话语形态上呈现出由冠冕堂皇的学术研究转向通俗易懂的网络大众文化研究,以段子、表情包、微视频等网络话语、娱乐话语等叙事方式弥散开来,也在话语形式上耦合“拟态环境”不再局限于完整文本表达转而通过感性化、具象化、碎片化、浅表化的信息融渗来毒害大众。客观地说,身披虚假外衣面纱且内蕴复杂言外之意的虚无主义话语流必然给网络话语主体的辨识能力带来新的挑战。二是增加揭批难度。其一,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复杂的语言系统、开放多元的语义库以及智能媒介传播所具有的不透明性和隐蔽性的“黑箱”特质,将意在表达的政治主旨、价值立场等隐身于字面表达的“留白”之中,不直言其意而是以含糊不清、闪烁其词的方式引导网民解读其背后的真正

意义。如果不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背景知识既不能有效甄别到虚无信息,也难以对其实现实践匡正。其二,历史虚无主义也会隐身于其他网络话语场域,与诸如新自由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等错误思潮彼此纠缠、彼此遮掩,多元合流化渗透的新态势在无形中使批判纠治的针对性弱化。

(二)间接危害:“智”造混乱的历史记忆,消解正确历史观的形塑

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话语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既容易“智”造混乱的历史记忆,也会严重干扰正确历史观的形塑。一是“智”造混乱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不仅是维系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成员政治信仰和民族情感的精神纽带,而且作为铸牢民族认同的重要一环,能为民族、国家的赓续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动力支撑。但是,历史记忆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与话语叙事紧密相关,可以说,叙事是历史记忆生成和建构的重要环节。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固守偏执的唯心主义立场,借“整合数据”的方式在各媒体平台进行话语煽动和社交渗透,戏说党的领袖、丑化人民英雄,“移花接木”式篡改歪曲历史真相、历史情景、历史事实,否定中华民族史、抹杀中国革命史、歪曲社会主义发展史,甚至大肆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人们原有的历史记忆必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消解、稀释与湮没。二是消解正确历史观的形塑。历史观对于任何一种文明的存续和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民族的兴旺发达、社会的稳定有序。习近平指出:“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49]只有正视历史而非否定历史、铭记历史而非遗忘历史、敬畏历史而非贬损历史,才能真正使民族自信之“树”根深叶茂,文化自信之“树”葱茏繁盛。然而,伴随着传播服务的快速迭代,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利用数据驱动传播、算法推荐等技术在国内外社交软件实现虚无信息的即时扩散和立体辐射,而且借助网络表情包、段子、音视频等叙事手法随意贬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销蚀民族的文化根基,消损民族精神,撕裂大众的情感共鸣,沉浸式消弭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进而梗阻正

确历史观的形塑。

(三)深层危害:“智”碍坚定的价值信念,销蚀矢志民族复兴的定力

历史虚无主义隐匿于智能社会勾勒的现实轮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隐蔽性推介西方文化和西方制度体系,“妄图用西方价值理念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从而达到西化、分化的目的。一是以文化输出实现西方价值渗透。历史虚无主义以文化渲染的方式在网络平台、影视剧作、动漫游戏中通过智能识别和用户靶向持续推销西方价值观念、西方生活方式、西方精神文明,引导民众陷入“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认识误区,其突出的“感染力”极易腐蚀民众的“免疫力”,造成广大群众对中西方制度文化的认知偏差,极大地弱化民众政治信仰、虚无价值观念、瓦解公共政治认同。二是以靶向渗透销蚀矢志民族复兴的定力。在百余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带领人民谱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交响乐章,就在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坚韧执着的理想信念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汇聚成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共奋进的强大思想认识动能。历史虚无主义锚定青少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科技人员等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渗透对象,采用黑客技术攻击中国高校、企事业单位等网站,持续输出西方价值理念,扰乱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知,并耦合泛娱乐主义思潮使部分青年极易陷入世俗化的娱乐虚拟世界,加剧“意识形态真空”“信仰乱象”“意识形态边缘化”等现象的产生,窒碍核心价值观思想共识的凝结,销蚀矢志民族复兴的定力。

三、进路寻择: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应对路向

虽然历史虚无主义依托于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实现重塑,但其否定和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祸心”并没有改变,反而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对此,必须从强化理论武装、提升技术素养、拓新宣教渠道、健全软硬机制等多层面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整体解蔽和实践匡正。

(一)首要前提:强化理论武装,锤炼辨识叙事转向面目的过硬本领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带有极强迷惑性和隐蔽性的错误思潮,必须要强化理论武装,从学理层面深度剖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揭示其叙事转向的真面目。一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拨开历史虚无主义虚幻的面纱、驳斥形形色色的虚无面相,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真经”。“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6]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唯物史观引领党史研究,以唯物史观来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及时剖析网络热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精准辨识历史虚无主义叙事转向的多重样态、哲学根底、终极旨归,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深度批判和彻底解蔽。二是加强“四史”学习研究。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是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现实基础,也是历史虚无主义“为历史祛魅”的主要突破口。要推进大众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节点和重要历史人物为切入点,学好“四史”知识、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观念,确保面对良莠不齐的数据信息能够保持审慎客观的立场从而不被虚假信息所迷惑。同时,要把握“四史”传播的数字化要求,以形象直观和多维立体的技术载体形塑“四史”叙事话语样态,努力构建面向基层群众的接地气、有生气的话语体系。三是要加强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研究。深入分析和研究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体系和话语叙事,以把握其话语叙事的现实特点和变化趋向,“特别要强化其哲学基础、产生机制、演变脉络、负面效应、传播方式和应对举措等基础性理论问题研究”^[7],准确指明其理论纰缪和自身矛盾之处。

(二)基础环节:提升技术素养,洞察思潮与数智媒介勾连的内在机理

“科学技术作为‘背景意识形态’则构成意识形态整体结构中的隐性层面,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这一层面上发挥自己的作用。”^[8]数字时代有效捍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离不开对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运用。要加快对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提升话语主体的技术素养、加强技术

监管为洞察历史虚无主义与数智媒介勾连的走向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一是要加快对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开发与掌握。在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对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创新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习近平指出:“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突破,确保我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重要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在前面、关键核心技术占领制高点。”^[9]利用大数据以及网络舆情预警、应急处理等技术,构建技术预警防火墙,精准洞察历史虚无主义在智媒平台的迁移、渗透和衍化,有效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二是要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技术素养。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且有较高智媒素养的新媒体宣传队伍和“网络意见领袖”,使其善用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有效分析识别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假外衣”,及时破解西方敌对势力发布的寻衅性和破坏性讯息;善用更为透明的智能媒体新算法,破解算法“黑箱”,有效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传播的“信息茧房”效应;善用海量过滤和算法推荐等技术剔除和屏蔽虚无主义话语流,真正在智能化甄别、审查、分析、监管中有效引领舆论方向、净化历史虚无主义瘴气。三是要强化技术监管。要着力提高各级网络监管部门的数智媒介技术水平,充分利用人工智能、5G等技术加强对数据安全、数据垄断等现象的审查和监管,营造和谐健康的智媒传播生态,不断压缩历史虚无主义的“灰色空间”。

(三)关键之举:拓新宣教渠道,构建数智型态的历史景观感召范式

数字时代,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和一线战场,在信息技术的辐散和助推下,网络场域的舆论流对民众的影响更具有自发性和难控性,部分信息受众极易在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中迷失自我,必须要铸牢思想防线,构建数智型态的历史景观感召范式。一是要积极发挥网络载体的正向功能,做好“四史”资源数字化建设工作^[10]。运用数字化技术对史料文献等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创造性整理,建立和完善网络历史资源大数据体系,使“四史”的各种历史知识以数字化、网络化的形式准确、便捷、有序地呈现。加快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介的数字化建设工作,打造一批

内容精良、风格多样的新型主流媒体和外宣旗舰媒体,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二是将数智媒介融入历史观教育全方面全过程。要注重依托大数据、AI、虚拟现实等智能技术开展历史观教育活动,形成“数智媒介+四史”教育模式,以虚拟视觉和机械矩阵的方式创造虚拟仿真的体验课堂,模拟历史场景、参与角色互动,让史料和英雄风貌不再是冰冷遥远的存在,而成为有温度的历史见证者,真正让“四史”教育浸润心田。三是推进“四史”传播的数字技术应用。发挥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用户靶向精准推荐功能,智能化、系统化地推送“四史”有关的史料和知识,为教育对象提供精准化、定向化、个性化、沉浸化的教育体验。

(四)重要保障:健全软硬机制,营建清朗气正的数智意识形态主阵地

坚持将硬性的网络意识形态监管、预警、防范、引导机制和软性的核心价值观引领机制相结合、相补充,是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数智化叙事转向的重要保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网络意识形态机制体制,为数智意识形态建设“保驾护航”。具体而言,其一,健全媒介监管机制。要建立全新的数字公约和自律标准,坚持依法监管和整治微博、微信、抖音等各大网络公众平台,严格落实对媒介的监管责任,严格把控各类话语的生产与发布,净化媒介生态环境。其二,积极构建数智平台话语预警和防范机制,利用AI的智能识别、滤除功能以及大数据的信息搜集、分析、归纳等功能,及时高效进行内容预审和敏感词过滤,截断社交媒体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网络链接,构建起一整套处置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渗透的智能维护机制。其三,构建舆论引导机制。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炮制的错误舆论话语,打造集音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官方网站等为一体的网络矩阵,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算法共治,形成靶向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组合拳”。二是要加强软性的价值保障,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数智意识形态主阵地建设。其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能量”为知识计算、数据挖掘、数据传递、虚拟现实智能建模等人工智能技术赋值,坚持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引领网络舆论。坚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阐释“四史”,提升智媒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认知沉浸度。其二,要注重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发挥正向价值“议题设置”功能,引导网民积极弘扬社会主旋律,理性甄别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加强相关责任人的道德素养以及责任伦理的塑造和提升,凝聚网络空间正能量的思想共识。

参考文献:

- [1] 范洁,张志丹.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
- [2] [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竟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 [3] 洪晓楠,刘媛媛.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发展契机、潜在风险与调适进路[J].思想教育研究,2022,(10).
- [4]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5] 陈永刚.媒介智能化场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嬗变及靶向治理[J].理论导刊,2022,(9).
- [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 [7] 王磊.视域、困局与进路:当代中国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三重向度[J].思想教育研究,2019,(10).
- [8] 俞吾金.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4,(1).
- [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J].党建,2018,(11).
- [10] 刘经纬,高博文.数字化时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探究[J].学习与探索,2022,(12).

[责任编辑 李紫娟]